

張大千藏品 背後故事多



▲唐楚南(左)與蔡克昭攝於張大千作品《高山長青圖》旁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經常聽藝術家說，視自己的作品如子女，這些「子女」或送或賣之後，便身不由己，隨緣分牽引，來到藏家們手中，不變的是，「子女」有着父母的基因，作者的才華、個性、風格與偏好，由藏家們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在唐楚南、蔡克昭共同建立的「游藝堂」收藏系列中，有一批為數逾百幅的張大千藏品，不僅反映張大千匠心獨運的技藝，書畫背後的故事也敘述了張大千為人仗義樂助、友情滿天下的豪情勝概。

看手辨仕女圖真假

不少收藏家最初往往由「交學費」開始，唐楚南與蔡克昭也是如此，收藏張大千的書畫，是由買假畫開始。唐楚南說：「一九八九年因時勢的影響，律師樓生意淡泊，沒事可做，我們便去澳門閒逛，看見張大千的畫作，價錢合理，便買了下來。回來給好朋友一看，假的！」

他們與沈葦窗是好朋友，沈葦窗是昔日《大人》主編及《大成》雜誌創辦人兼總編輯，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唐楚南、蔡克昭常與沈葦窗品酌看戲，而沈葦窗亦樂意教導他們如何鑑別張大千書畫真偽。沈葦窗另一身份，是張大千的老友，對張大千無論藝術、生活、友輩非常熟悉，既擁有張大千贈送的不少佳作，也能介紹一些張大千的親朋好友，向「游藝堂」出售張大千遺作，自是真蹟與珍品。「以前沈葦窗差不多是張大千的代理

人，只是，他不收佣金。」在沈葦窗的指點下，唐楚南與蔡克昭對張大千作品的辨別能力有所提高，「他教我們看張大千仕女圖，要看手，張大千曾往敦煌臨摹壁畫，他畫的仕女手部線條流暢圓潤，而贗品往往都畫得僵硬呆板；在書法上也能看出張大千的獨特線條，因此畫作上最好有較多題字。」唐楚南說。

好好先生助人為樂

從沈葦窗口中，兩位「游藝堂」藏家了解到張大千真性情的一面，唐楚南說：「張大千是好好先生，有何難題關他懶理。他雖是名畫家，人們卻很容易得到他的畫作，一些朋友經濟環境欠佳，張大千大筆一揮，送幅畫給朋友並表明可以出售；有些朋友請張大千到新進畫家的展覽參觀，他總會買一、兩幅表示支持；甚至去到餐廳食肆，連店員請求賜畫，張大千也即興揮毫相送。」

沈葦窗與《大人》雜誌的老闆意見不合，自創《大成》雜誌，遠在美國的張大千為了幫助好朋友，花了四天時間創作了大型立軸《高山長青圖》送給沈葦窗，以表支持，更寫明「余囊橐無餘，如希急需，葦窗可即變賣，余絕不介懷。」後來《大成》雜誌的封面，好多都是由張大千所畫。

「游藝堂」的藏品中，有一幅線條簡約，雅趣盎然的《二童子圖》，原來是張大千畫給一位紅顏知己，後來還經常提起這幅畫，可見仍然掛念這位紅顏知己。

沈葦窗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病逝，在生病時將自己悉數收藏的張大千書畫，請唐楚南、蔡克昭出價，「他需要錢醫病，也知道我們不會出售這些作品，當時有好多拍賣行出價，他也賣給我們。這是一種緣分，後來張大千畫作在拍賣中創出高價，他還打電話向我說「恭喜」。」

「游藝堂」的藏品中，還包括了與蔣宋美齡合作《秋山蕭寺圖》，唐與蔡首次收藏《梅花聘海棠》，有劉海粟謝稚柳題額的《仿倪雲林山水》，張大千送給兒子的《夷陵三遊洞》，張大千在香港得船王董浩雲招待，居於香島小築時於房間窗前景致所畫的《淺水灣》成扇，與溥心畲合畫《竹石人物》，與顧媚合作《山寺觀瀑圖》等。唐楚南與蔡克昭表示，在收藏張大千的作品過程中，感覺與張大千有了心靈溝通，自己的內涵也有所提升。

「游藝堂」的藏畫都是只買不賣，他們表示，將來會捐贈給美國或台灣的博物館。為何不揀香港？唐楚南說：「香港的博物館不鍾意的，要捐畫給他們，要很多手續與時間才能通過。而張大千曾居住在台灣與美國，是其書畫適合安居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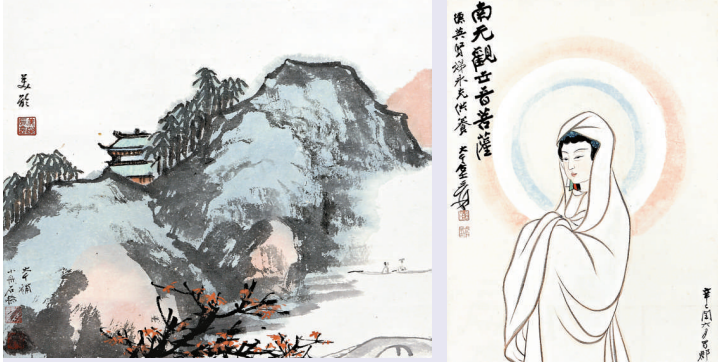
趁這些珍貴書畫未被捐出之前，香港市民也有機會觀賞，「游藝堂」將於十月五日至八日與蘇富比合作，舉行「游藝堂」藏張大千書畫展，展覽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屆時張大千兩名兒子及兩名女兒將擔任主禮嘉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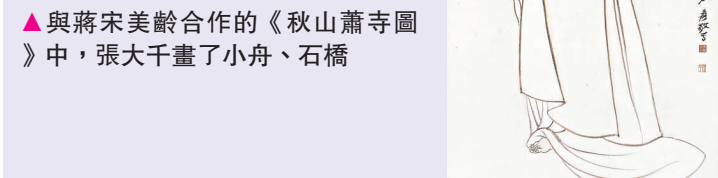
▲《飼魚圖》是張大千寫給外孫之作，以白話文題識反映畫家晚年返老還童之趣



▲《梅花聘海棠》是「游藝堂」收藏張大千首幅畫作



▲與蔣宋美齡合作的《秋山蕭寺圖》中，張大千畫了小舟、石橋



▶簡約脫俗的「觀音圖贈李德英」

《打轉教室》 打破溝通障礙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打轉教室》裡的學生調皮反斗，盡展年輕人的能量



溝通障礙

▲《打轉教室》以形體動作傳達訊息 較高難度，其他主要講究協調與默契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於去年底在香港演出《打轉教室》，該劇其後在英國愛丁堡藝穗節演出了二十一場。《打》劇到底是因為沒有語言隔閡而吸引彼邦觀眾？抑或還有其他藝術元素而受到歡迎？

鄧樹榮多年前曾導演《咖喱雞》、《我們互不相識的一小時》等無言劇。《打》劇基本上承接了同類劇種的風格：摒除語言敘事功能，以形體動作觀感為主。然而，說《打》劇沒有訊息亦非全然。劇中的典型教室場景，傳統黑板寫着「罰抄一千次『我要做個好學生』」字樣；老師不問因為只要求學生乖乖地坐着罰抄，難怪學生們狂歌熱舞，調皮反斗。

《打》劇雖然並不以敘事或傳達訊息為主要目標，但創作人卻有意與觀眾分享年輕人的能量和意志，企圖於劇場散發一股青春氣息。

喜劇動作 取悅觀眾

若再進一步要求，我會期望舞台上的情境或角色形象，再增添一些地道的香港色彩。當然，演出



▲《打轉教室》曾在英國愛丁堡藝穗節公演

到底需要本土化的形象，抑或國際化的共通語言？這是導演的最終選擇。現在看來，《打》劇的製作目標是專為劇場愛好者而設。全劇的舞台語彙主要包括三個層面：形體動作、敲擊樂和音樂。

《打》劇的形體動作並非默劇，而是角色自發的身體語言，不涉及虛擬性和假想性，而是純粹表達角色意圖的動作。因此，角色之間的交流顯淺明白，角色與觀眾之間亦不設任何溝通障礙。除此之外，演員亦以身體作出翻騰、跳躍、攀爬等動作。除了鄧麗莎徒手攀牆和於懸吊風扇倒掛之外，其他演員的翻騰動作難度不算很高，但勝在互相協調，默契十足，而且動作都帶有喜劇感，因而足以取悅觀眾。

敲擊樂貫串了全劇的演出節奏。不論是演員身體或拍掌，抑或敲打椅或塑膠垃圾桶，一方面鼓動了現場觀眾的情緒，另一方面亦將演出的不同段落明確分野或串連，為全劇營造了跌宕的表演氣氛。至於音樂方面，演出初段分別呈現了西式和中式的配樂，正如敲擊樂既有垃圾桶亦有中國鼓，塑造了全劇東西交融的風格。

各展所長 表現統一

《打轉教室》的表演形式和風格，其實在歐美劇場，以至日本或韓國，都有相近的模式。同類演出都以演員表演為主，打破語言限制，致力建立劇場內演員與觀眾的緊密交流。我認為《打》劇的難得之處，乃是發掘了香港劇場表演的可能性和多元發展。《打》劇的演員，藝術背景和劇場訓練各有不同。當中鄧麗莎及侯建民主要源自體育運動訓練；分別參與愛丁堡藝穗節及香港演出的康華和林穎施，原本是傳統粵劇的演員；其餘兩位男演員邱頌偉和梁家維則是演藝學院戲劇系出身。演員在舞台上既各自發揮了本身的獨特長處，展示了個人的表演技巧，亦形成了統一表演風格，創造出完整的藝術形象。

《打轉教室》是否能達到鄧樹榮的期望，成為「地標式作品及長期演出劇目」，還看導演和演員能否為該劇有效經營下去。

佛琳

四藝術碩士生展創意

由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的「藝術碩士畢業展2012」，正於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展出。該展覽為本地少數碩士程度的藝術畢業展之一；四名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畢業生，以跨媒體大型藝術創作，各自表述對生命、文化、環保及家庭的看法，為觀眾帶來特別的藝術觀賞體驗。

本年度的畢業展以「4·MFA·12」為題，參展的四位畢業生雖有不同地域背景，但都以香港作為發展藝術事業的根據地，當中包括生於新西蘭並於當地接受教育的April Challis；在英國出生的華裔畢業生Emma Lau；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胡小萍，以及被香港家庭領養，在英國成長的Polly Snaith。

曾經歷重病的April Challis，透過其作品《The Wounded Body: TOUCH》探討、表達和抒發治療及康復過程的心路歷程和感受。

Emma Lau的《A Quiet Mind》探索東西方文化意識與冥想的修持，透過思維的淨化，以達致專注與自由輕安的意境。

胡小萍用被棄置的舊雜誌，創作成一系列命名為《Revivification》的既美麗又迷離的作品，藉着視覺效果觸動觀眾，帶出思考訊息。

Polly Snaith的《Food for Love Made with Love?》反映她對家庭成員有新的認識和認同，她以作品記錄和表達既是個人探索過程，亦是普世共通的倫理關係問題。在展覽進行期間觀眾更可自由參加與Polly展出作品相關的活動。

藝術碩士為一個兩年兼讀制課程，專門為身處亞太地區並有意繼續於藝術範疇上作進一步深入發展之人士提供進修機會，同時為學員提供國際化及跨地域的藝術學習經驗。透過學術講座及個人指導，強化學生在自主學習方面的主導性。此外，課程着重工作室實踐模式的藝術訓練及專研，畢業生們多活躍於紐約及新加坡等地舉行的國際藝術工作坊及研討會。

「4·MFA·12——藝術碩士畢業展2012」正在灣仔藝術中心五樓包氏畫廊舉行至本月二十三日。



▲Emma Lau的《Untitled》(Black and Yellow Series: 3)



▶胡小萍的作品《As butterflies, as books》

▼April Challis 作品《T. Fifteen》